

莲蓬与藕难兼得

□吴垠

周末,去荷田赏荷。

荷田的主人从外省来此地,承包了数百亩稻田,种下了荷。他们简陋的房子搭在荷田旁的高架桥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荷。荷叶连连,荷花盛开,莲蓬密望。女主人坐在屋前整理堆积如山的莲蓬,看到我们,热情微笑。我走过去闲聊,猜测说:“你们这职业,很幸福哦,住在荷花丛中,还能有两季的收获,现在收获荷花和莲蓬,到秋冬便可收获藕了。”她笑,递给我一个莲蓬,说:“妹子,你不知道,植物没有我们这么贪心的,盛产莲蓬的荷,不产多少藕的。”我一愣,是吗?她倒耐心,一一指给我看,哪片是产莲蓬的,哪片是

产藕的。果真,产藕的荷田里,莲蓬稀稀拉拉。我说:“不能让它们既产莲蓬又产藕吗?”她仍旧笑,摇头:“荷知轻重,我们不能勉强,勉强的结果很可能是藕与莲蓬都没有。”

这让我忍不住想起,前段时间,樱桃上市,山东的友人说要给我寄最好的樱桃。我从快递员手里接过重重的纸箱,冰袋保鲜,可是,樱桃却是微黄的小粒,不是我想象的大颗殷红,圆润饱满。朋友在电话里听出我的失望,说:“这是我特意去樱桃园给你选的,最营养了,你风湿重,吃这种最好,那些大个美味的营养价值没这么高。”她的邻居是农科院的研究员,告诉她,外表、口味、营

养,不同种类的水果只能兼得一两项,不能全部兼得,“这是大自然中的‘有限规律’,以保证物种的生生不息。”

父亲每年会给我们种植黄豆、花生、绿豆,可都颗粒不大。我们劝他换品种,像超市里大大饱饱的那种。父亲却不同意,他说个头与营养是难兼得的,颗粒过大的豆子,营养价值没有他这种小的高。我发现,果然,父亲给的豆子要香很多,打出豆浆浓浓稠稠,完全是另一番风味。

外表、口味、营养,不同种类的水果只能得一两项,不能全部兼得,这便是大自然中的“有限规律”。

大家V微语

区别

□张宏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戎识李”的故事:王戎七岁时,和小朋友看见路边李树上结了很多李子。小朋友都去摘,只有王戎不动。有人问为何不去摘,王戎说:“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人们尝后,果然如此。

●相似的故事后来再次上演。《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过河阳,暑热口渴。众人见路边有梨树,争先恐后摘梨吃。许衡坐在树下安然如常。有人问为何不食,许衡说:“不是自己的不可以摘取。”那人说:“时局混乱,梨树已没有主人了。”许衡说:“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才华横溢,但在历史上名声并不好,《晋书》说王戎“性好兴利,积聚聚钱,而又俭嗇”;《世说新语》关于“俭嗇”的九条记载中,有四条说的是王戎。七岁能“识李”,但考虑的只是自己能否获利,也许从那时起就决定了他未来的性格。而许衡不关注梨甜不甜,只问这梨是不是自己所有,面对诱惑,有自己的原则。后来许衡成为名臣、著名学者。去世后,其品德言行为人所推崇,被誉为“元朝一人”。

别把朋友圈当整个世界

□佚名

一个朋友上初中的儿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妈妈,你可别只有朋友圈,没有朋友啊。”

如今朋友圈当道,同时也“挡道”。每天早晨打开朋友圈,仿佛打开了整个世界,其实那只是一个“二手的世界”。

曾经有人问我,有几个微信号?我说“一个啊”,他表示不信;也有朋友教我如何将微信朋友分类,以分享不同的内容。我倒是分了,但是每次发言都要选择,太累人。

对于微信朋友圈,我的心态就是阿庆嫂的那句话:“来的都是客。”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既然是“客”,未必都是朋友。

在人脉即资源的今天,有人把朋友圈当成整个世界,主动放弃自己去触摸、感知真实世界的机缘;也有人把朋友圈当“人力资源部”,唧唧复唧唧,一切都在算计。我不知道朋友圈的生意好不好做,但是对于朋友圈里那些要么不出现、一出现就叫卖产品的人,我是没有好感的。

记得在看江苏卫视电视节目《非诚勿扰》时,主持人孟非多次问到女嘉宾“朋友圈数量”的问题,有几个女嘉宾人数上千,再问其职业,不是卖化妆品、保险和住房的,就是开微店的。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客户不等于朋友。有时我们的朋友圈很大,却也没有真朋友。

在看到“邓巴定律”时,我查看自己朋友圈的大数,当时显示有285位。我敢肯定地说,大约有一半多都是些不痛不痒的所谓“朋友”,这正印证了“邓巴定律”所说——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不超过150人。

罗宾·邓巴是牛津大学研究认知与进化的人类学家,他根据自己对灵长类动物研究的结果提出了著名的“邓巴定律”:即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



人数大约是150人。“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个人的稳定人际关系,这一数字是人们拥有的、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朋友数量。当超过150个节点时,大脑皮层将无法有效地覆盖这些节点,导致部分节点流失,从而始终保持150节点范围。”

邓巴在《我们需要多少朋友?》一书中指出:最核心的圈子可能有三五人,是最亲密的朋友。然后是12到15人,这些人去世的噩耗会给我们带来重创。然后是50人……

前段时间,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为主题的话题刷爆朋友圈。当时回忆自己的情况,的确有两个闺蜜,有微信以来突然就

不联系了,彼此都在朋友圈,却再也没有交集。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邓巴的解释是:“能否让人们在维系老朋友的同时,结交新朋友,从而扩大整个社交圈子?答案似乎是一个响亮的‘不’字。”

而外媒一项基于300万人的社交数据显示,29岁是大部分人朋友数量的巅峰,此时一个电话就能约到朋友出来吃饭,人们每个月联系紧密的熟人数量大约在15个左右。结婚生子等重大事件会使人们无法维系太多的友谊。因此,在29岁到45岁这段日子里,朋友圈会迅速缩水。而45岁到55岁是朋友数量最稳定的10年。55岁后,大部分人又会经历新一轮朋友数量的缩减。

年轻时我一向以“交了多少个新朋友”作为年终总结的一项,而现在对结识新朋友则采取随缘的态度。

朋友圈是我们人际关系的窗口,同时这里也是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的混沌世界,显然你若过度依赖“窗口”,就微缩了自己的世界;你若不具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你就会只有朋友圈而没有朋友。

人际关系是一个人真实自我的外在镜像。有人说:“良性的人际关系只有一种,叫做独立自主、强强联合,从来就没有抱团取暖这回事。”这句话听起来比较狠,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要苦练内功。

因为良性的人际关系不是靠纯感情来维护的,而是靠互利互助成全的。不成为别人的负担,这包括了不成为别人心理和时间上的负担,同时还要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不接受,这是拥有“真金”朋友的准则。

朋友圈可以让你与世界“同框”,但千万别被它“框住”,把朋友圈当成了整个世界!

城市笔记

莫误花期

□潘玉毅

半个月前,与妻子约好,待到春光烂漫时,一起寻一处美丽的地方踏春赏花。结果因为周末临时有事,到现在也未去成。

上个星期,我在上班路上看到路边的玉兰开花了,白的、粉的花瓣把一棵棵玉兰树打扮得像是仙子一般,漂亮极了。每次经过那里,我都想停下来给花拍张照片、写组文字,但因为赶着上班,不能过多地停留,便想等周末有空的时候再做这些事。结果,这两天有空了,却发现花已经谢得差不多了。瘦枝摇曳间,已不复当初繁花似锦的模样。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通过前人的笔触,我们能捕捉到许多信息。对于一朵花来说,它能珍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每一朵花每当花期到来的时候会拼命地绽放,用尽此生最后一点力气,只为在这人世间争一点颜色,吐一点芬芳。当花谢了,除了化作春泥,留给人们的还有这些美丽的回忆。



花有花期,人亦有花期,人与花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渴望有一场与春天的约会。每一朵花的花期都很短暂,所以最是春光不可辜负;同样,我们每个人的寿命也很有限,最是时光需要珍惜。时光转瞬即逝,一不小心花期就过了,我们就老了。再想要重回花树下,就要等未可知的来年了。也许来年花比今年好,也许来年这花就不开了,谁也没法预知。

误了花期,我们会觉得可惜,误了人生的旅途自是更加遗憾。人这一生里,总是在不停地奔走,远不如那些花草间的蚂蚁自在。我们想要抓住的东西太多,常常顾此失彼,我们以为这个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到头来却发现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些我们先前不以为意的类似于陪着家人闲庭散步的幸福。所以,当我们想到要做什么的时候就赶紧去做,别让“时间来不及”成为我们搪塞的理由。因为我们一迟疑、一耽搁,说不定这事就再也做不成了。

已经习惯了行色匆匆的我们,要尝试着放缓脚步,慢点儿走,选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扔掉手头的工作,找一片山,找一片水,找一个心爱的人,与春天来一场交心的互动。

文史杂谈

写字与做人

□李国文

作家的字和书法家的字,是两回事。书法家的字,譬如出自赵朴初和启功之手,都称得起极有品位的艺术品。作家的字,字如其人,见性情,见风雅,也就够了。或风流倜傥,或大气坦然,或韵味悠长,或别出蹊径,那就是文人天性的流露了。

近年来,仙逝的著名作家,我认识的有几位。“老李准”先生掌碑多年,得其奥窍,头硕额宽,粗犷有力,尤工擘窠大字,风格古拙,分量沉重。唐达成先生的行书,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可称富丽堂皇,花团锦簇。他家老先生就是书法家、金石家,家学渊源,自然功底不浅。此外,汪曾祺先生善于书法和绘画,他的作品纤细笔墨,自成一派,色淡意深,耐人寻味,凡善画者,则必是书家,汪老的字和画,堪称珠联璧合。求者甚众,所以,同行间收藏其书画作品者很多。林斤澜先生善墨如金,少有题签,但他的字,可能受到甲骨文、小篆的启示,其字如画,多不大容易识得。鲁彦周先生生前给我写信,喜用毛笔,洋洋洒洒,不拘一格,浓墨重笔,刚劲有力,他的字,在合肥大街的招牌上时能见到。张贤亮先生的墨宝,

曾经在中国美术馆某次书法大展上挂出来,可见,其书法成就不同凡响。可惜,他们都走了,斯人已驾黄鹤去,不过,墨宝从兹更值钱。

这些能写两笔毛笔字的作家,碰到什么聚会的场合,那就是风头很健的人物了。我就是属于那种羡慕别人写得好的行列中的一个。小时候,本有可能写好字的,但偏偏缺乏恒心与毅力,一本《星录小楷》,一本《多宝塔》,这是家里规定的每日功课,成了我的负担,总是对付过去,交差了事。所以,现在,一看主人把笔塞过来,要你写些什么,只有躲不开的份了。受到这些刺激,也发过狠,要补一补书法的课。于是,在写作小说之余,铺纸研墨,找一本当年写过的《多宝塔》,重新练起笔来。但过了一阵以后,依然故我,毛笔字并无什么长进,便气馁了,结果,也就不再练下去了。其实,书法是门艺术,一是需要天分,二是需要特别的勤奋才行。要写一笔好字,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登堂入室的。

唐代中叶的德宗皇帝李适,曾经问过这位写《多宝塔》的书法大师——颜真卿,

怎样才能将字写好?颜真卿回答道,心正自然笔正。因为德宗是个信任奸佞宦臣的庸君,颜真卿这样说,是要让皇帝在政治上清醒。但这句名言,用在学习上,很有道理;用在做人上,更有道理。心正笔正,字正人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涉及货真价实的学问方面,涉及正派派的做人方面,如毛主席所说,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譬如书法,要写得有点样子,不一定要写得非常好,好到能挂进“荣宝斋”沽价待售的程度,那非得写秃千百支笔,磨尽数十锭墨,耗掉一两令纸不可。

若是怀急功近利之心,具急于求成之念,最好不花力气,幻想一蹴而就,就能力逼“二王”,直追“颜柳”,那无异白日做梦。

岂止是书法,任何事,不是从基础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不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话,即使进了门,也是皮毛和花架子而已。所以,现在那些有可能、有条件从头学起的年轻朋友,应该珍惜和把握住这个机会,充实自己,不再重蹈前辈的覆辙,那么将来,也就会少一些我们现在这种遗憾和叹息了吧。